

# 第十八屆流浪者計畫

## 旅程故事

走出去  
看世界  
看自己

# 流浪者 計畫

2026

5/16(六)13:30 雲門劇場



2004年，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先生將「行政院文化獎」獎金捐給雲門基金會，開啟「流浪者計畫」，獎助青年創作者及社會工作者，獨自前往亞洲完成「貧窮旅行」。2020年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暫停，2023年在智榮基金會與施振榮董事長的大力支持下重啟計畫徵件；2024年將範圍擴大至大洋洲，期望為臺灣創作者注入更豐富的創作與社會服務能量。

第十八屆(2025年出發)的七位流浪者，在旅程之後寫下自己的故事：

<b>黃煜程</b>	<b>P. 3</b>
前往呼麥的故鄉阿爾泰山，尋找聲音的靈魂	
<b>黃柏嘉</b>	<b>P. 8</b>
用雙腳踏入的城市地圖	
<b>蔡佳伶</b>	<b>P. 14</b>
手語無國界：心意相通，成為彼此的朋友	
<b>林健平</b>	<b>P. 18</b>
Today is a normal day	
<b>Tusiku Kusui (讀禧固.庫穗)</b>	<b>P. 24</b>
流浪到太平洋的另一方 離家之遠卻找到了歸屬感	
<b>馮孟婕</b>	<b>P. 27</b>
流浪在滅絕的邊緣	
<b>陳默</b>	<b>P. 31</b>
從四國到沖繩，北境的珊瑚調查行旅	
<b>衷心感謝</b>	<b>P. 34</b>

# 前往呼麥的故鄉阿爾泰山 尋找聲音的靈魂

黃煜程 表演藝術工作者



前往科布多的前一晚，我站在老師家客廳中，一幅巨大的阿爾泰山風景照前，許久不語，再過四十八個小時，我就能夠親眼目睹這座孕育呼麥的雪山，這條打從九年前開始學習呼麥時，就不斷被提及的神聖山脈。



翻拍老師家中牆上加日格蘭阿爾泰的照片

當下的心情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激動。

「去了，然後呢？」我的心裡冒出了一句疑問。

「不知道，反正先去再說吧！」

牆上的照片中，白雪覆蓋著山巔，雪水流淌，在山腳下鋪出一片翠綠的草原，其上有犛牛自在漫步。

抵達科布多城後，前往查恩德曼又花費了四個鐘頭。一路顛簸，在汽車行經跨越河道的橋樑時，我發現許多橋洞底下是乾枯的河床，兩旁的草原也沒有想像中的青翠，時不時也能看到大片裸露的碎石地。

「今年科布多根本沒下雨，草不好。」

駕駛的大哥自顧自說著，我憑著聽得懂的幾個單字拼湊出他想表達的意思。

我住的營地位於一條大約一米寬的河流邊，這也許是方圓幾里內僅存的河流，河流的旁邊是一塊不大的草原。

為了迎接蘇木（蒙古國行政單位）成立一百週年的紀念活動，當地政府每天會派一輛消防水車為土地灌溉，以維持草地的生機。



蘇木入口處的一百週年紀念  
活動慶祝標語



在查恩德曼紮營的河邊

在蒙古，最不值錢的就是時間。

「蒙古很無聊，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會一直想來。」說話的是跟我分享同一座蒙古包的德國大姐，她累計在蒙古旅行的時間已長到需要用年來計數。

「過幾天我要去烏布蘇，但你知道，就是從一個無所事事的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繼續無所事事。」她繼續這麼對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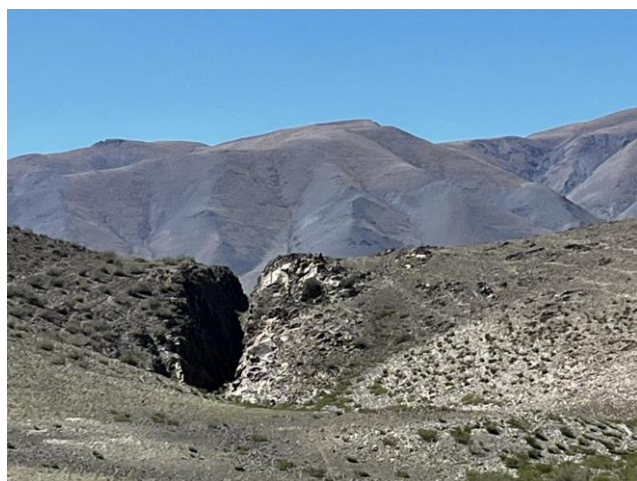
漫長的白晝中，我最常做的事就是坐在河邊看河水滾動，或抬頭看看天上的老鷹。

在草原上思緒常常會在瞬間被帶回當下，因為在做白日夢時，會突然意識到自己現在什麼都做不了，你有的只有眼前這片美景，甚至因為充電不方便，要拿手機出來照相前都要考慮再三，更遑論滑手機。

這樣的經驗讓我驚覺，自己在過去竟然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在清醒時沈溺於夢中；而在該沈睡又不捨時間的流逝，拼命想抓住清醒的時光。

幾天後，我用Google map與AI交叉比對，從周圍的群山中找出屬於阿爾泰山脈的山，確定位置後，便打算徒步前往。德國大姐得知後勸我打消念頭，因為雖然山看起來很近，但如果用走的可能一天都到不了。

後來我們找了一輛要往那個方向的車，來到了加日格蘭阿爾泰山前的一座小山，據說旁邊的峽谷是過去查恩德曼呼麥手的修煉秘境。



查恩德曼呼麥手的修煉峽谷

我站在小山上遠眺廣袤平原遠處的加日格蘭阿爾泰（阿爾泰山脈在查恩德曼的支脈）。沒有冰封的山頂，沒有流淌的雪水，沒有豐饒的草原，當然也沒有悠閒漫步的犛牛。

一片充滿粗糙砂礫的荒漠上，只有一座孤零零蒙古包，舉目所及，能夠餵養牲畜的只有散生在荒原上多刺的耐旱灌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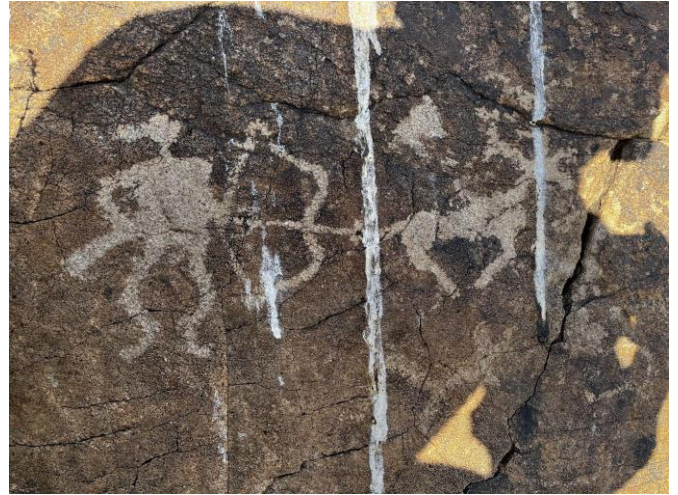


實際看到的加日格蘭阿爾泰

一如出發前的平靜，見到一幅與想像中迥然不同的景色時，我並沒有太多的震驚或失望，我站在山上散落各處千年的岩畫中，迎著不曾停歇的風，凝望著遠方的加日格蘭。

「哪有每天在過年的。」我對自己說。

「但無論如何我還是見到你了。」我對著加日格蘭說。



*散落在呼麥峽谷旁山上的岩畫*

想到剛開始學習呼麥的那幾年，我總是心心念念想要學會最道地的呼麥、成為正宗的呼麥手。

後來慢慢發現，哪有什麼正宗不正宗，一個人能成為的終究只有自己。誰的生命不是一片荒原？我們用有限的時光在荒原上灌溉出豐美的草原，時間一到，復歸寂靜，荒原還是荒原。

抬起頭，一群老鷹在不遠的天上乘著氣流滑翔盤旋，飛行中的翅膀幾乎沒有動作，只有依靠尾羽的細微調整，精確地控制著方向。

看著他們的飛行，我唱起了歌，有時候是沒有歌詞的連續長音，高低起伏的音



調如老鷹滑翔般圓滑；有時是清亮的呼麥，舌頭的動作像老鷹控制方向的尾羽一樣精微。

告別了阿爾泰，我開始隨性決定旅程的目的地，搭上長途巴士、私家車還有火車，我流連於蒙古不同的城市與鄉鎮。

期間曾經被陌生人收留過夜，也曾在半路被邀請到家裡演奏馬頭琴，或是在山上與路人一起高唱民歌。



在步道旁與陌生夫婦合唱留影



借住陌生人家，臨別前與孩子們合影

臨別前，老師對我說：「你的呼麥技巧已經足夠了，現在要開始尋找屬於你的音樂。」

屬於我的音樂在哪裡呢？追尋呼麥的旅程已經走了九年，不久後即將邁入第十年。都說十年磨一劍，劍成，然後呢？

背著利劍的歸人，將目光投向腳下這片孕育他的土地。

這次不磨劍，磨自己。

# 用雙腳踏入的城市地圖

黃柏嘉 自由藝術家



## 走吧！日本建築之旅

還記得出發前，大家都在討論那個傳說——7月5號，日本會像是漫畫家寓言一樣被海嘯吞沒，火山爆發，末日即將到來。那時候我提心吊膽地上飛機，心懸在高處，似乎直到落地關西機場後才放下心，告訴自己：我到達日本了。

旅程就這樣開始了。

第一次來到日本，很多朋友問我：「你覺得這趟日本旅行如何？」我回答：一切都很新鮮，但又有種莫名的熟悉。從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奈良最後再回到大阪，一路上遇見各樣的人，在小店與青旅裡交換故事，兩個月的時間裡漂泊在城市中。

我向來不愛去「必去景點」或是打卡「必吃美食」。對我而言，旅行不是清單，而是享受隨機所帶來的體驗。走累了就停，餓了就隨便進家店吃，偶爾逛逛街，找個書店坐著，可以調整呼吸的節奏，才是我真正喜愛的旅行方式。

### （一）前進關東—東京都

而在東京的生活裡，每天在不同的區探索，每當我回到旅館時，朋友們總是好奇我今天又去了些什麼地方，因為在他們眼中我似乎常去到一些他們沒想過的新天地。

夏天的日本，高溫讓人難以承受，每當在電車月台上看著上班族們穿著成套的西裝，身體就感到一陣悶熱。因此大部分時間都在室內待著。

巷口旁不起眼的獨立書店、古著店、唱片行、藝廊等地方，能發現我的停留的足跡。因為我喜歡日本人在「藝術」層面上的堅持，他們似乎每人都流淌著職人的血液從收藏、背景知識、審美感、形象營造都不馬乎，雖然以藝術展覽來說我還是喜歡歐洲藝術家們的前衛風格，不過日本人在細節的處理可謂登峰造極。這點也可在建築中體認這些特點。日本建築家們的作品也在空間營造及自然環境融合上下了不少功夫。

白灰色的混凝土外觀配上大片的玻璃裝飾，環繞於大自然中在有機的外型上又可看見清晰的結構組合。相較於台灣的建築物偏向老舊及灰暗，日本的建築物相對就整齊且明亮許多。

個人推薦如果是建築迷想來朝聖的話，東京都內我推薦江東區與表參道一帶，因現代建築的建案常與校園、商辦大樓、品牌旗艦店、美術館、藝文空間和集合式公寓有所連結，在表參道的街道上，大師們的作品百花齊放，是一個需要利用時間品嚐的街區，這裡位於從涉谷到原宿的精華區段。槇文彥的Spiral、安東忠雄的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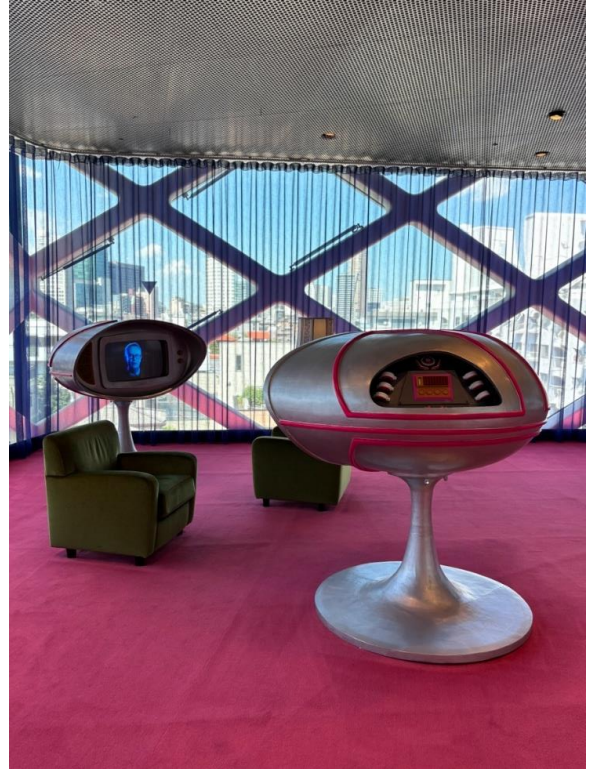
Collezione、表參道之丘、丹下健三的代代木國際競技場、川久保玲的COMME des GARÇONS青山店、SANAA的Dior表參道店、隈研吾的One Omotesando以及Herzog的Prada青山店等都是值得親自來訪的經典作品。而那段期間我也同時去了豐洲體驗teamLab的科技藝術饗宴、東北澤的Ootoo聆聽現場實驗爵士演奏、參加涉谷的獨立書籍展、文化服裝學院的學生時裝展以及新宿WPÜ飯店內的DJ試聽會。去體驗《POPEYE》中屬於東京都市男孩們的生活美學。



Mode學園蟲繭大廈—  
丹下憲孝建築作品



北齋美術館—妹島和世建築作品



Prada青山店與小島秀夫合作展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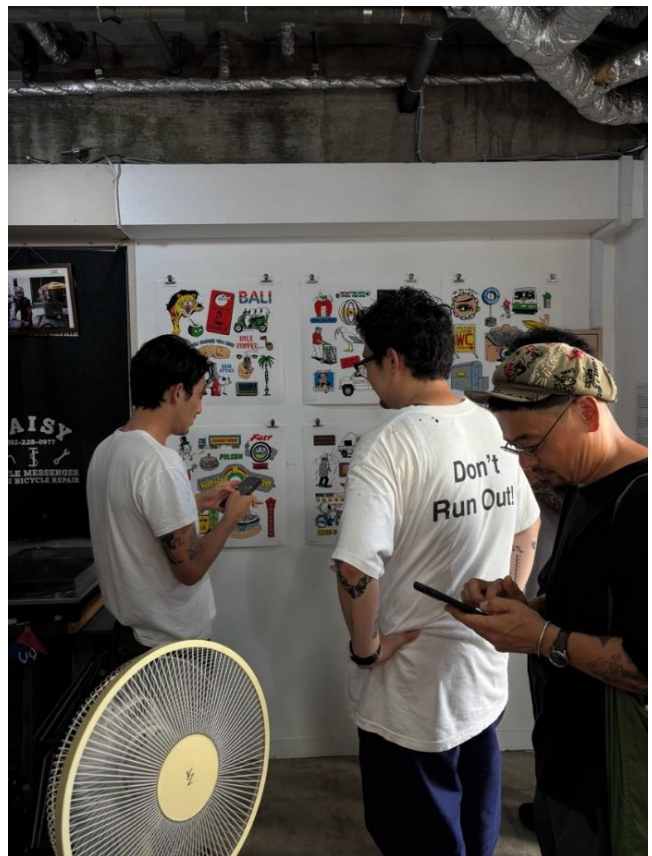
MAKOTO 與租客們，也是我離開去名古屋前的最後一晚，彼此道別。

## (二) 中途站—名古屋

特別到訪，因此地為黑川紀章的故鄉，名古屋美術館是主要的作品之一，彷彿如米羅的畫作富有色彩且與幾何圖形和線條碰撞一起。如代謝派的概念強調重組與解構，但很可惜的是，位於東京銀座中，最經典的膠囊屋作品如今已被移為平地了，或許這就是歷史流變美妙的地方。我也拜訪商店街的慶祝活動、地下偶像的發表會、新銳歌手在Tower Records辦的小型見面會還有書店裡跟我聊天的老闆們，這裡不僅只是中繼站，而是透過更多的角度深入市井小民們的生活點滴的地方。



名古屋美術館—黑川紀章建築作品，然後這天爆炸熱，這照片是我頂著快38度的大太陽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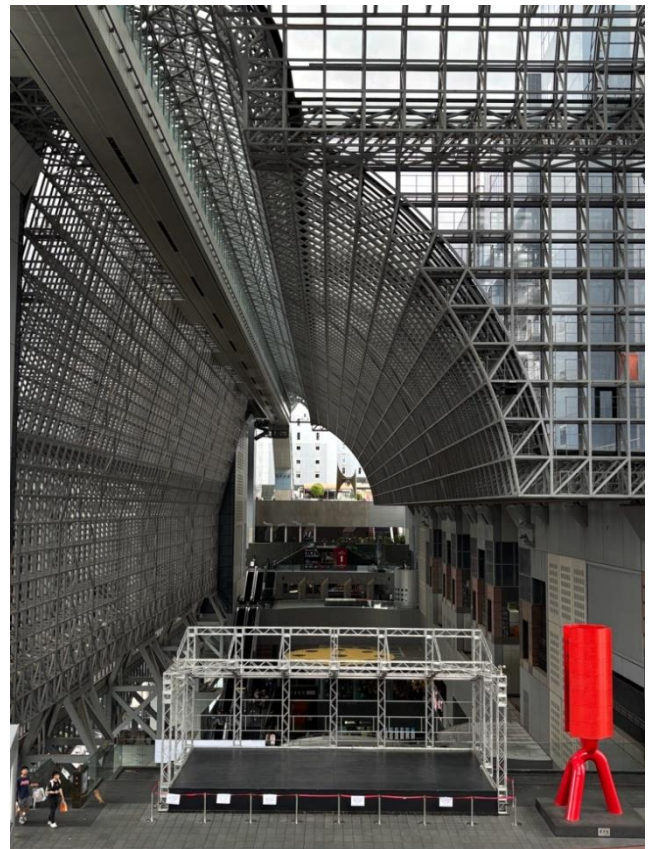
在Manila書店的紐約藝術家與酷大叔們

### (三) 關西終章—大阪與京都

旅程的尾聲，換了不一樣的場景，京都少了繁忙與吵雜，取而代之的是莊重與寧靜。但又能從細節中找到當代的事物，是一個具有微妙衝突感的城市。印象深刻當看到前川國男的京都會館，我不禁由內而外的發出讚嘆，他的建築物像極了那些出現於昭和時期的特攝片的怪獸們，龐大的身軀且附著著塊狀的巨石以及斑剝的顏色，但同時也像一艘漫遊於宇宙中太空艦艇。順帶一提他也是Le Corbusier的弟子之一，而京都的現代建築不得不提到原廣司的集大成之作-京都車站，背後理念是從「歷史之門」出發融合傳統及現代。空間中每個地方都具其功能性延伸至全體，作品遠觀如山一般的群體，內部則有秩序地彼此交雜，空間裡空氣流動且膨脹飛起。



島嶼之聲表演後，神明卸裝時的樣子



京都車站—原廣司建築作品，晚上階梯上還有花卉燈光秀

恰逢大阪世博期間，雖然身在2025，但我卻很好奇當時1970年代時空背景如何？所以我也前去世博公園找尋答案，歷史的轉變讓時代的差距顯得格外新奇，如果有時光機能回到1970，應該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當時正處一個對未來具豐富想像的年代，摩登風格的太空時代的設計，跨時代的發明產生。回到2025，當今各國於場館內都在探討AI後人類時代，好奇在未來後的我回顧這段歷史又會得到什麼省思。



京都會館—前川國男建築作品，本體實在太大拍不下



位於梅田附近的安藤忠雄建築工作室

# 手語無國界： 心意相通，成為彼此的朋友

蔡佳伶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碩士生



## 以為出走很簡單，但其實需要莫大的勇氣

### 一、我必須得跨出那一步

回想出發前夕，心情仍然忐忑不安。是信念與勇氣推了我一把，讓膽小的我用力跨出第一步，獨自飛往異地練習生活，也期許一切順利、好事連發。

### 二、一位聾人獨自旅行的模樣

這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出國旅行。三十歲的我，終於踏出熟悉的環境。來到異地後，面對的溝通困境與孤獨，比想像中更強烈。就算我人在 Canggu，一個觀光氣息濃厚的地方，仍感受到深深的格格不入與懼怕。連最簡單的吃飯、買東西都讓我不安，我總覺得沒有哪裡能久待，所以不斷地換民宿，期待能找到一個讓我感到自在的地方。可如果一直逃避不舒服的狀態，終究要問自己：該怎麼打破那道隔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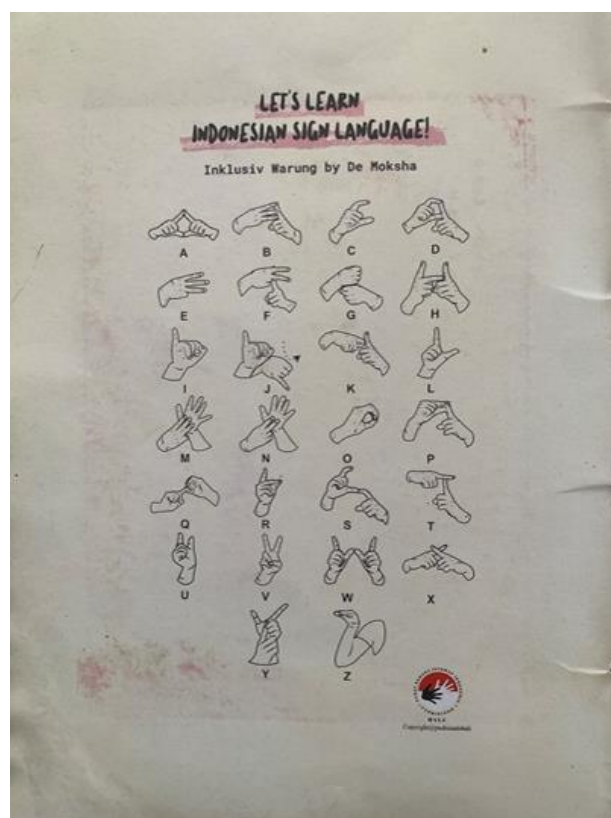
我嘗試用手勢溝通、微笑示意，但仍打不開那堵牆。這是在峇里島生活初期最大的挫折。語言的距離，變成我與世界的距離。我的母語是中文，講起來自然，但一旦要切換到其他語言就卡住。我每天都要用英文溝通，像買東西、問路，可我的英文能力始終有限。聽人只要聽一個禮拜就能模仿發音，而我不行。因為我靠「看嘴型」理解語言，而英文的嘴型我幾乎看不懂。從小到大，沒有人教我怎麼「看」英文，也沒人意識到這對聾人多麼關鍵。那一刻我開始明白——這也許正是我與世界溝通障礙的起點。

身為習慣以口語為主的聾人，我的思維是沿著口語邏輯運作。當我切換到手語時，語句順序與思考方式完全不同。手語是一種立體、圖像式的語言，接近3D近4D的立體語言。我的大腦長期被中文語法固定，要轉換成手語思維，幾乎像要重學一種新語言。成年後才開始正式學手語，當然更吃力。

在台灣時，這種落差還能勉強適應，至少身邊的人會和我說話；可在國外，孤立感被無限放大。手機像是變成我唯一能和世界對話的工具——買東西、問問題、交朋友，全靠打字。這種互動讓我覺得冷冰冰的。配戴電子耳的我，本就像半個機器人，如今又多了一層螢幕隔著，所有交流都變成「眼對手機」。我其實不喜歡這樣的自己，但我知道，唯有久待、觀察、嘗試，才能慢慢縮小這道隔閡。或許我的溝通能力仍在升級中，但在這個過程裡，我學會誠實面對自己的限制，也學會繼續尋找與世界連結的方法。



一落地做的第一件事：到當地書店買地圖



印尼手語的字母表

### 三、想盡辦法融入峇里島聾人社群

網路社群真的很強大。某天我意外得知，峇里島有一家以印尼手語為主題的餐廳。那時我正覺得孤單，想更快融入當地生活。雖然不會印尼文，但我告訴自己：一定要認識當地人——

——哪怕只是一位也好。

那天早上天氣很好，太陽剛升起，街上人們並不多。我慢慢走進那家餐廳，原本只是想放空一下。沒想到，一名服務員注意到我，停下腳步對我笑了笑，然後比了個「嗨」的手勢。他走過來，用手語問我是不是聾人。我點頭說是，他立刻露出溫暖的笑容，並招呼幾位同事過來，原來他們都是在這裡工作的聾朋友。大家熱情地向我打招呼，我一開始有點緊張，怕生的要命。他們使用的是印尼手語，和我熟悉的台灣手語差異很大。有些動作我看得懂，有些完全猜不出意思。於是我拿出手機打字，他們也用手機回覆。雖然語言不同，但我們都努力理解彼此。他們問我從哪裡來、為什麼來峇里島。我比著「旅行」、「交朋友」、「學習語言與文化」這幾個手語，還搭配翻譯軟體輔助，他們很快就明白。接著，他們教我印尼手語和簡單的印尼文，像「好吃」、「朋友」、「歡迎來峇里島」等等。

其中一位特別有趣的朋友，一邊比手語一邊打字說：「明天要不要一起去吃當地小吃？」我愣了一下，然後笑著點頭。就這樣，我多了幾個印尼聾朋友。那天下午，我們一直用手語聊天，他們說我是他們第一位認識的台灣聾人。那一刻，我突然覺得旅行的意義被重新定義——語言不通沒關係，只要願意敞開心胸，世界會給予回應。

### 四、在 Denpasar 的日常

有天剛搬到Denpasar住，下午第一次出門散步。市區塞車嚴重、車流量大，我隨性走進一家由Aceh當地人開的小吃店，點了招牌雞肉沙爹，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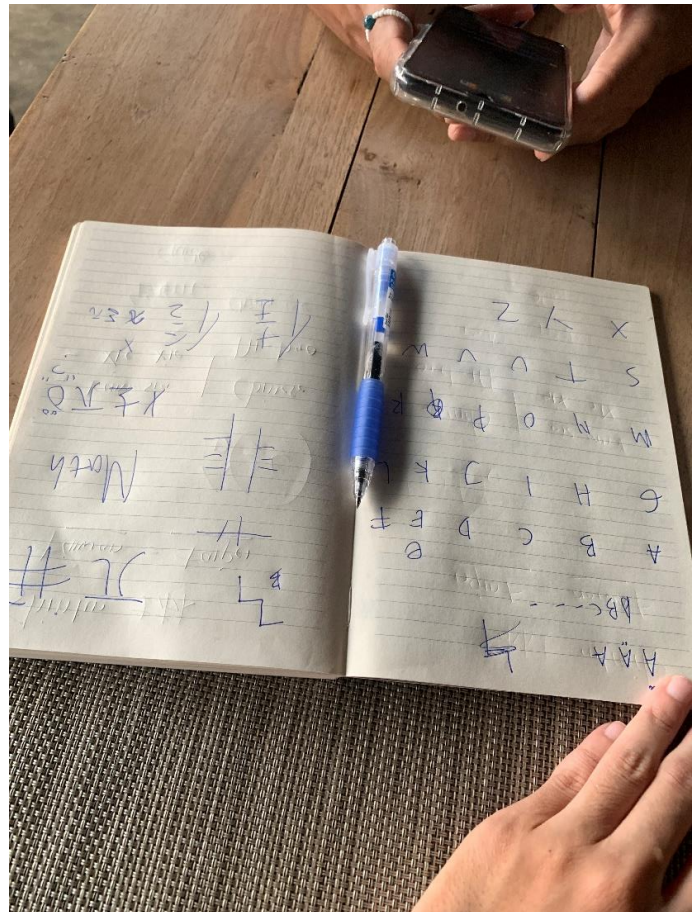
非常好。離開觀光區，往更在地的地方旅居，我似乎成了這裡極少數的外國人。連住青旅時也沒看到歐美遊客，大多是印尼本地遊客。雖然印尼文仍讓我頭疼，但至少看得懂一些單字，比如印尼聾朋友帶我去吃Bubur Ayam。能和他們一起在當地小店用餐，是件很幸福的事，因為那些地方不是觀光客會去的，而是屬於當地人的日常。

## 五、不虛此行

在這兩個月的旅程裡，印尼聾朋友們常常約我出門遊玩，而那家餐廳也意外成了我在峇里島最喜歡的地方，更是我真正融入聾人社群的起點。我在這裡遇見來自峇里島、爪哇島，甚至有美國、法國與德國的聾朋友。原本以為自己手語不夠流利，會很難融入，沒想到一點也不會。因為大家都是聾人，反而更懂彼此。

我們透過翻譯軟體克服語言的障礙，也因科技的便利，讓溝通變得自然許多。透過交流，我學會了不少印尼手語、國際手語、美國手語，以及印尼文與英文。

感謝這一趟旅程，它讓我見識到語言的力量，也讓我體會到——人與人之間並不需要完美語言才能互相理解。這兩個月裡，有驚喜，也有驚嚇；但更多的，是我真正學會了，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這個世界的樂趣。



用文字和科技來交朋友、交流想法



# Today is a normal day

林健平 劇場工作者

2024/06

臉書上跳出了我在 23 歲時曾經投過的流浪者計劃，我心想：

「過了七年，再試一次吧！」

當我在思考計畫該去哪裡時，腦海裡閃過 2024 我看了一本書叫

《我可能錯了：森林智者的最後一堂人生課》這本讓我感到平靜的書籍裡所提到的一個地方，位在泰國東部烏汶府的國際森林寺院：Wat Pah Nanachat。

2025/07/14

我踏入寺院，周圍只有樹叢與柏油路，沿路的樹幹釘著創辦森林寺院的 Ajahn Chah 尊者的語錄，我最喜歡的一句是：



Ajahn Chah 尊者語錄

*“Suffering from wrong thinking.”*

來自伊斯蘭的居士 Noam 引領我安頓，我的呼吸也跟著他緩慢的步伐平靜了下來。他提醒我：「Slowly slowly。」這成為我第一天的關鍵字。

蚊帳的拉鍊損壞、衣物堆疊而潮濕的霉味，夜裡，螞蟻大軍像是聞到一塊新鮮的肉塊，在我的草蓆周圍開啟了一場「迎接派對」。

## Normal Day

NEWT Wan Pra : 25 July 25.

Please sit in order of seniority during gongxi sittings in Sala and during the meals.

**DAILY SCHEDULE**  
(changes on WP)

05:00-05:45	MAIN GATE KEY	ALMSROUND COORDINAT	03:00	Waka-up
	Pakow	Guest Monk	03:30	chanting & meditation
06:00-06:45	EATING ROOM + KITCHEN SET-UP	DRAG GATE COLLECTION	05:00	Sweeping (Front)
	Free people	Kumar	06:00	Alms food prep
07:00-07:45	WAKA OFFERING	DRY+STORE DISHES	09:00	Meal
	Ping	William	10:00	Chores
	MEN'S TOILETS	DORMS	15:00	Sweeping (Back) BOT.
	Tiger diver		16:30	Nam Panna
	Kumar	Ping Ryder	18:15	chanting & meditation
	Clean and mop lay guest eating area	PANA ROOM PREP		
	William	Free people		
	Noam	"GOOD KAMMA CHOICE"		
	Sala collection	Ryder		
	Noam			

MALES	DATE	FEMALES
Oliver	16/4	Patma
William	Aug 16	KANG
Ryder	Aug 9	Jheng
Noam		
Kumar	31/9	
JIAN-ping	28/7	
Tiger	24/2	MARIA

**Wan Pra schedule**

- 19:00 chanting & meditation (Sala)
- 21:30 G & A (Pyramide Δ)
- 00:00 Nam Panna
- 4:00 chanting (Sala)

每日行程表

Guest Monk 是接待所有外國訪客的僧侶：每天早上他都會在食堂裡告知大家今天的行程，第一句話總是：“*Today is a normal day.*”

03:30—05:00、18:30-20:00 這兩個時段是誦經、冥想，作為一天的開始與結束。

05:20，赤腳托鉢，走進周邊社區化緣，每天一早固定的人、路線，小孩也會跟著家人們一起在家門口佈施，食物放進僧侶們的鉢後，會把碗盤舉到額頭祈福。



*Sala 大殿（誦經、冥想、講課的地點）*

07:00，將化緣的食物一一分類。有一位每天都會來寺院幫忙的泰國甜點主廚：Pat。她在寺院協助了13年，70歲身體嬌小卻有著源源不盡的體力與能量，在早晨教導新來的居士如何分類、擺放餐點。

09:00，在十多張長桌上擺滿各國料理，像是一間 buffet 吃到飽的店，但規則是「你只能裝一次」、「一天也只有這一餐」。

11:00-15:30，Free Time，可以自行決定午休、冥想、閱讀、出外採買的自由時間。

15:30，打掃寺院內的落葉，來自馬來西亞印度裔的居士 Kumar 講到：「我聽著掃把與地面碰觸的聲音，讓我感到很平靜」。

17:00 下午茶時間，我們會分享當天的冥想體驗或是討論彼此在都市與寺院的生活，也是早餐後能夠喝到除了水以外的飲品。



食物分類區



早餐與下午茶的食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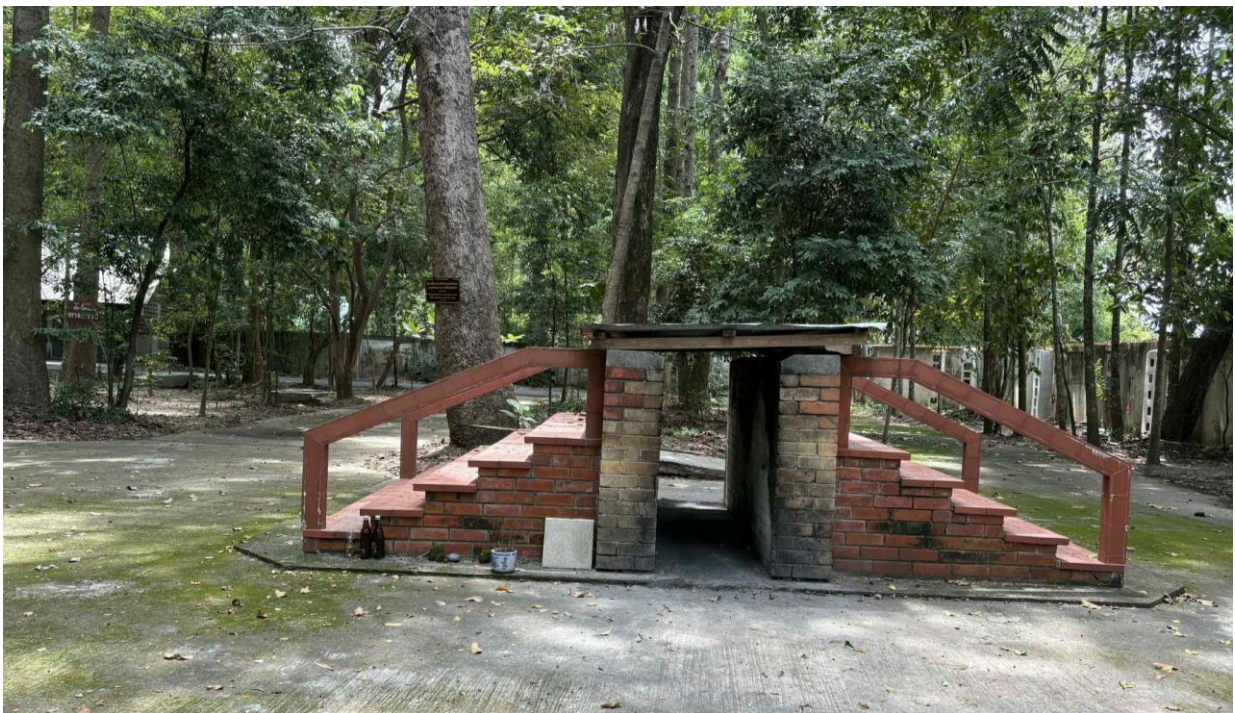
## 2025/07/31 關於「肉身」

棺材架在木柴上，僧侶們誦經後，依序將白花放進棺中。看著往生者被幾隻蒼蠅陸續飛到臉部的蒼白臉孔。隨著火焰吞噬，持續在冒泡的皮膚也越來越焦黑，手臂在燃燒的過程甚至一度指向天空。

同時後方正在拆著臨時搭建給我們誦經用的遮雨棚，我們則繼續看著屍體被火化。

現場沒有哭聲，誦經過後除了短暫歡快的歡笑聲，剩下就只有風吹落葉的聲音。接著天空陸續飄起了綿綿細雨。跟台灣的葬禮比起來，這裡的氣氛更像一場欣賞「肉體」的消逝？

大殿內也放著一個用玻璃框保存的骷髏身體，像是提醒死亡的必然，對於「死亡」，這裡的人顯得自然、直接，只是無常的一部分。



屍體焚燒區

## 2025/08/10 通宵冥想

每週六寺院都會有小型的慶典稱作「Wan pra」，開放所有民眾全天在大殿內冥想，包含「通宵冥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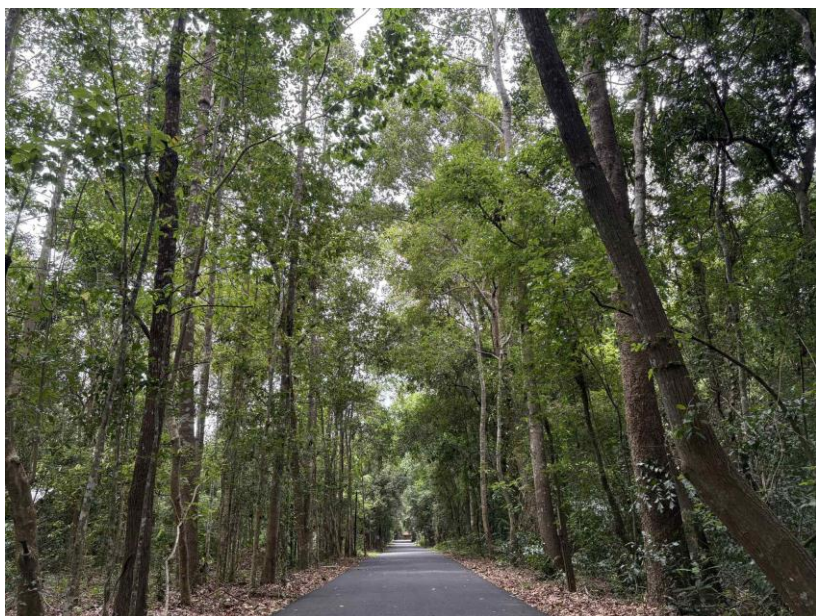
凌晨 2 點時，我在大殿邊冥想邊打盹。於是我跟來自巴西的 Vini，兩個人走去森林大道讓身體活動一下。

我們打開手電筒像夜遊一樣，看著只有在深夜才會在柏油路上活動的青蛙、蜘蛛小心地踏下每一步。

他說自己決定剃度加入僧團，「因為佛法比足球更迷人」。

接觸到佛法後，苦行僧是他打從心底想做的事，於是他買了一張巴西飛往泰國的單程機票，頭也不回的離開他所講的「City life」。

我們回去坐在禪墊上繼續冥想。頭一路往下點，最後整個頭黏在地板上。我醒來後，晨課已經準備要開始了。



森林大道



最後一天在寺院門口佈施

寺院生活無數的自我懷疑與掙扎。我並不是虔誠的佛教徒、也不是能隨時靜下心的冥想者，來自中國的Yang 師姐在最後一天跟我說：「能出家就是福報」。森林傳統自佛陀時代延續至今，在這個世界仍有一群人選擇簡單生活，沒有都市的生活娛樂，也沒有你必須成為誰的壓力，每天只是與人、自然共存。

感激這一切冥冥之中的促成，這是第一趟的修行馬拉松，在身心時而浮動時而平靜的無常狀態下，成功的跑完。這不是一段舒服、浪漫的流浪故事，而是一段踏實的日子。

*“Today is a normal day.”*

# 流浪到太平洋的另一方 離家之遠卻找到了歸屬感

Tusiku Kusui (讀禧固.庫穗) 影像工作者、DJ



“Where are you fr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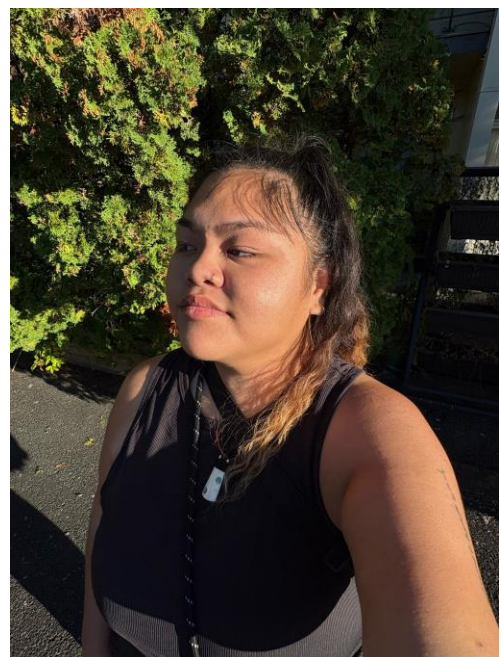
每次被問到這個問題我都會停頓一下，因為每次都會突然有好多話想說，觀察一下問話人的表情，是好奇嗎？是疑惑嗎？還是感覺我面熟？

過了5秒，我都會回應：你猜！

而那時候我長這樣，我也將大家猜的各個地方記錄了下來，發現有很多人問我從哪裡來，是因為我長得像他們家的人，又或是像其他太平洋島國的人。

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一直的被他們接納，也結識了一個好朋友，他來自吐瓦魯，全家人都住在紐西蘭，我們一起看了好多南島研究的紀錄片，語言、文化、紋身還有飲食，他帶給我對於太平洋島國更深的瞭解，我也跟他說了台灣原住民族大略的歷史和現況遇到的難題，一開始的他難以理解，但後來他也能夠體會我的難過和無奈，也明白了我到紐西蘭做的事、說的話、拍的素材、做的訪談為什麼總是讓我自己那麼感動，尤其很多事是他日常中在也正常不過的瑣事。

第一次進到他們家裡看到客廳地板上的椰子葉草蓆，牆上擺著的花環，沙發上和餐桌上的花布……我裝作鎮定但馬上知道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這就是「人的樣子」發展中需要的環境，為他們高興文化的保存對他們如此簡單。全家人在家都使用母語（吐瓦魯的其中一語言），也



而那時候我長這樣

會看到大家隨時穿花布 (sulu)，但聽朋友說有兩點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就是基督教取代了傳統信仰，同時紋身也受影響，他的願望是由他這一代（表親們一起）將傳統的紋身做起來，研究文獻、訪問長者，想辦法復振。

我其中一個訪談是在討論毛利紋身和紋面，我的受訪者說了一句我印象深刻的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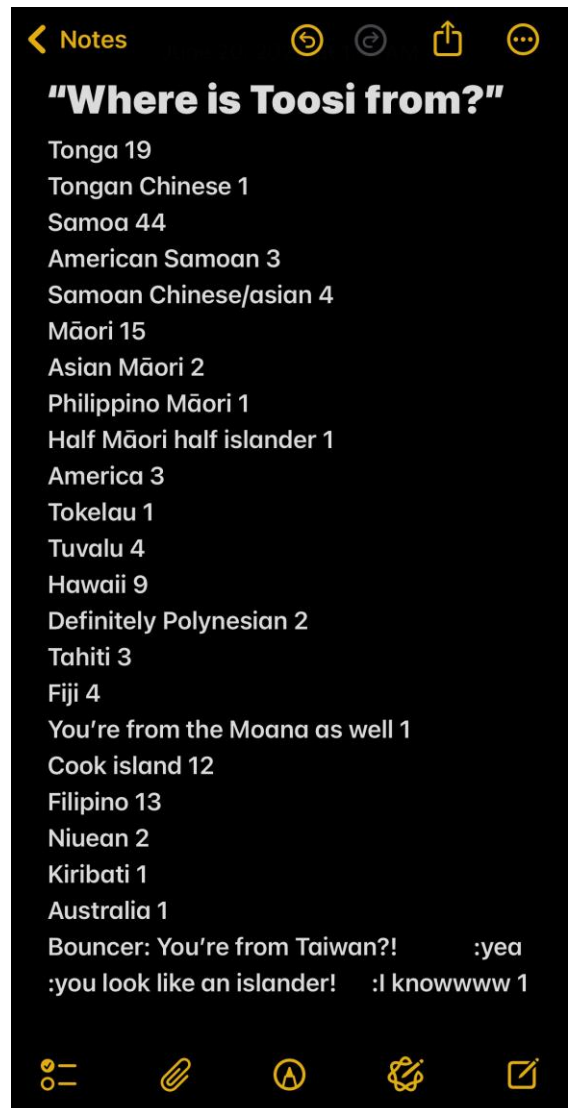
*“Receiving Moko and Moko Kauae is a birthright to all Māori.”*

意思是紋身和紋面是毛利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她解釋一直到殖民者的入侵和宗教傳入之前，紋身和紋面是大家皆可選擇接受(決定要不要紋身)的，白人卻要族人相信只有領袖能夠紋身紋面，造成的結果就是這項傳統的消失，但幸好毛利群體即時發現便開始復振，否則就會像台灣的族群一樣，沒有了就是沒有了，失去了就是失去了。

在紐西蘭感受到的歸屬感一直讓我思考很多事，在那麼明顯的連結之下，卻又表現得沒有任何關係，明明我看著你覺得你長得像我表親，我也長得像你表親，卻沒辦法有根據的證明我們的連結，除了很無奈也只能嬉皮笑臉的訴說彼此之間的相似處。

我去了紐西蘭國立博物館要買票時，售票員一臉疑惑的好像不知道該說什麼，於是我提問：**國際票是 29 紐幣對嗎？**

我感覺他鬆了一口氣的回說：**噢哈哈我以為你是當地人想說你幹嘛來買票？**



大家猜的各個地方記錄

我就忍不住大笑說很多人都以為，後來朋友笑說我應該直接跟他一起走進去反正不會有人發現我是外國人。

One Love 音樂會的時候，看到了好多太平洋的人，也是那時候才明白他們真的好愛雷鬼，那兩天看到好多臉、好多笑臉讓我好開心看到他們那麼快樂，雷鬼真的深深的感動了他們，甚至可以說變成文化的一部分，我那時候好想要我們也可以像他們有那麼強烈的共鳴，有一個大家都好喜歡的共同事物。

Rotorua是這次流浪最喜歡的地方了，背包客棧走路大概15分鐘就可以到大賣場，市中心不大但需要的都有，我也去逛了紀念品店，最主要是在那裡.....人跟人的距離，好像不存在，好比第一天從大賣場回來時跟我擦肩的路人問我說：嘿你的可樂是去哪裡買的？然後我就指著大賣場說在那裡！然後他就祝我有個好日子，我們就又像路人一樣的走自己的路。第二天晚上我一個人走在路上，就有一個叔叔問我身上有沒有紙？我說有，於是我們就坐在路邊一起抽煙了，我就想說隨口問一下看他可不可以讓我採訪，那除了他有時候離題基本上這採訪蠻成功的我覺得，後來我請他帶我去看看酒吧，還認識一群毛利阿姨，一起唱了幾首歌(卡拉ok)算是達成我想要看到當地的毛利人生活日常的樣子，後來他每天都會來背包客棧陪我聊天一下。

毛利影展的經驗現在回味起來都還覺得好香，發生的一切雖然很難消化(好多)但我好慶幸有去！認識很多影界的人也有很多是獨立製作，都是好厲害的人喔！我出現在那裡根本從頭到尾何德何能，有一種整個宇宙都期待我的流浪變怎樣的感覺。

影展那幾天根本就是到底在忙什麼的日子，一起床馬上衝去追看片，看完吃然後繼續看片，看完繼續吃再來可能就是陪晚上顧展場的保安叔叔聊天，我們聊了很多文化的各種話題，回去睡覺隔天重來，連續五天的超大資訊量，很寶貴，我一直好想抓住不想忘記，但我說服自己，很重要的事不會忘記。

# 流浪在滅絕的邊緣

馮孟婕 鳥類自由工作者



從印尼北蘇拉威西省的首府馬納多，搭乘嚴重誤點的船班，到西奧島停留了一晚，才輾轉來到桑吉赫島的主要城鎮塔胡納。一下船，便注意到港口角落有塊大型看板，標示著島上的特有鳥類。看板早已掉漆褪色，無人為之駐足，像個小小的廢墟。我看了許久，心想這或許就是此趟流浪的預言。



位於塔胡納港口，一塊破舊的特有鳥類介紹看板



旅行中畫的明信片與筆記本，上面畫了桑吉赫島、我的賞鳥地點與特有鳥類，包含可能已經滅絕的兩種小鳥

會知道桑吉赫島，一來是因為這座島嶼獨特又脆弱的生態系，它位處印尼與菲律賓之間，遠離大陸，島上有九種特有鳥類，其中兩種被認為已經滅絕，三種極度瀕危，只棲息於島嶼南邊薩亨達魯曼（Sahengdaruman）山區的山稜線上，那是全島僅存約五十公頃的原始森林。另一方面，島上的金礦開發曾鬧得沸沸揚揚，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當僅剩不到一百隻蔚藍扇尾鶇，以象徵性的方式出現在反對開發的請願連署書上，瀕臨毀滅的想像，讓這一切被賦予了某種悲劇性的光輝。

最初，我的目光充滿了批判性。從在船上看見桑吉赫島的第一眼，我就在尋找「開發」的痕跡。這座看似被森林覆蓋、綠意盎然的小島，其實幾乎全是混作果園，以丁香、肉豆蔻、椰子等熱帶作物為主，原本的森林僅剩殘存的高大喬木鑲嵌其中。由於登島的前幾天，看到的鳥類物種非常稀少，我本以為，這裡的人們必然與鳥類關係疏遠。然而，當我開始與人交談，在地居民總能說出一些與鳥相關的故事，例如山區民宿的老闆，知道自己花園裡出現過數種顏色特別的小鳥；在公園裡萍水相逢的掃地阿伯，會指著鳥類的介紹看板，信誓旦旦地說，自己小時候在北部山區見過桑吉赫金鵝（這種鳥自有紀錄以來，只棲息於南部的原始林，數量估計剩下不到五十隻）；在地鳥會職員則滿懷自信地表示，島上的鳥類受到國際與國家的高度重視，現在每週都有例行性鳥類調查，完全不用擔心礦業開發的威脅。



*從北邊的丘陵俯瞰塔胡納城鎮，雖然島嶼看似被森林覆蓋，但拉近距離觀察，會發現幾乎全是肉豆蔻、香蕉、椰子、木薯等混作農園。*

幾天後，我跟隨獵人與政府官員組織的團隊，來到島嶼南部一處「最後的山谷」。在那段資源匱乏、飽受禽蟎叮咬、度日如年的艱苦日子裡，我聽到了桑吉赫嘯鷓嘹亮的晨唱，看見蔚藍扇尾鷓離巢的幼鳥，並在離開前，終於瞥見了桑吉赫金鷓。我原本抱持著告別的心情前來，但在那些相遇的時刻，

「滅絕」似乎與這一切格格不入。當然，瀕臨滅絕的狀態是事實，原始林的面積非常小，牠們的生存處境岌岌可危。但實際走入悶熱潮濕的山谷，當身體流汗、發癢、疲憊不已時，這種共處一地的參與感，將滅絕翻轉成一種踏實且充滿活力的生存態度。



在薩亨達魯曼山上住的「賞鳥小屋」，實際上比較像工寮，沒有廁所衛浴，食物也得從山下背上來



禽蟎的咬痕，是被賞鳥小屋飼養的雞（備用糧食）感染的，直到回台灣後疤痕都仍未消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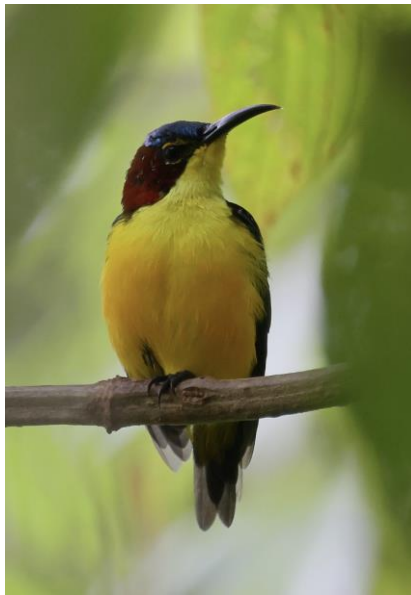
在這個時代，認識鳥類不一定要靠親自觀察。透過網路資訊、學術文獻，以及與印尼鳥友通訊，我早就知道島上有哪些鳥，也知道牠們的樣貌與聲音。但永遠有一些東西，無法被任何形式的媒介保留，只有在野地相遇的瞬間，它才會像火花一樣迸現。每年大概都有四、五十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賞鳥人，跟隨當地獵人走進山谷，追求那個短暫的燦爛時刻。這在島上成為一種獨特的生計模式，也讓瀕臨滅絕的鳥類有了另一層意義。

當我再次搭上嚴重誤點的船班離開桑吉赫島，想起登島時，看見的那幅鳥類介紹看板。起初，我只專注辨識其中的物種，為殘破的畫面感到悲傷惋惜，

那就像用望遠鏡觀察鳥類，雖能目睹羽毛的細節，關係卻始終保持著一段距離。如今，當我放下望遠鏡，擠在人潮與貨物之間，鳥類看板成了港口風景的一部分，成了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蔚藍扇尾鶇 (*Eutrichomyias rowleyi*) 與繁殖季後空去的鳥巢。這種藍色小鳥的眼睛前後有白斑，遠遠看去就像有著人類的眼睛。牠們從曾長達 125 年沒有任何野外紀錄，直到 1998 年才被重新發現。



幾種森林中較常見的特有鳥種，從左至右分別是：桑義赫紫丁香翡翠 (*Cittura sanghirensis*)、優雅太陽鳥 (*Aethopyga duyvenbodei*) 和桑義赫角鴞 (*Otus collari*)。

# 從四國到沖繩 北境的珊瑚調查行旅

陳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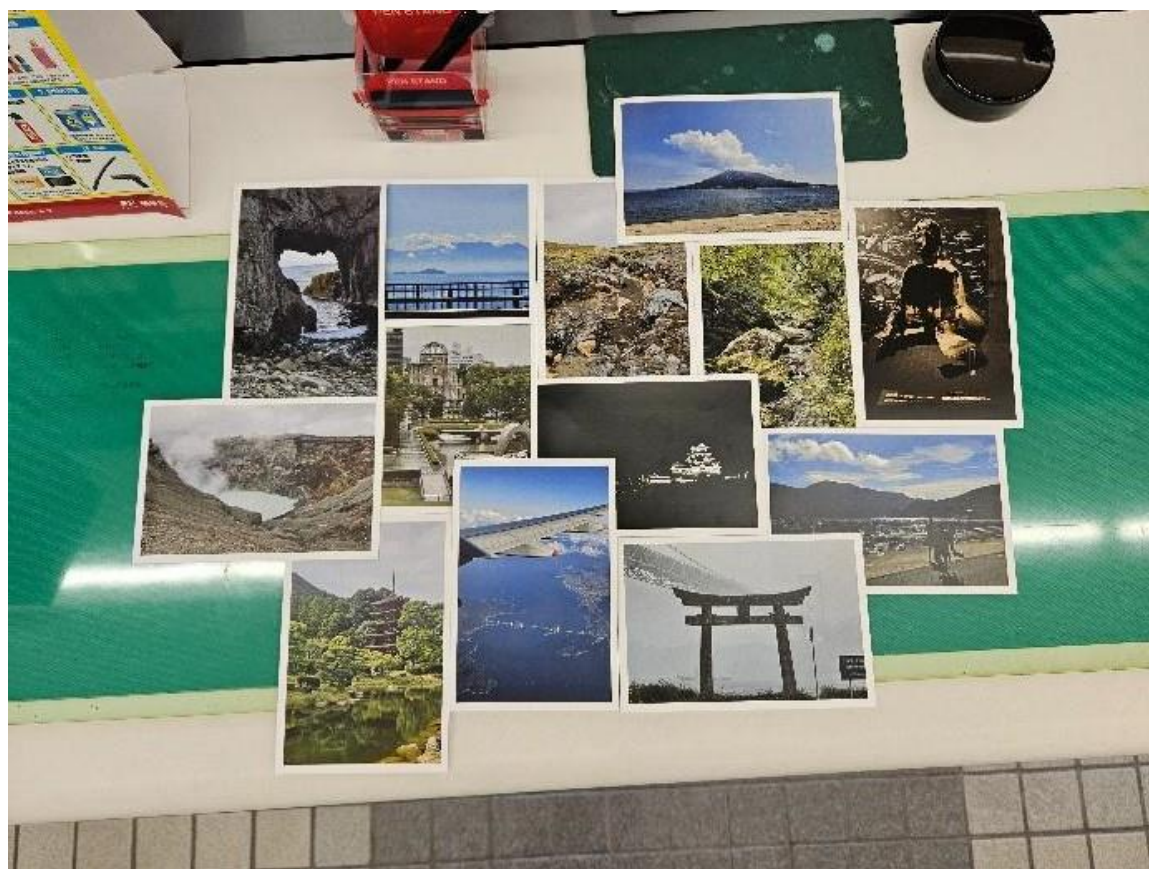
兵役結束後參與棘冠海星清除志工活動，在當地親身體會大自然力量的無情，由於東沙環礁人力物力的匱乏，我們要用自身力量與大自然對抗。這不是第一次在水下遇上湍流，但是首次為此奮力一搏。體力與技巧的不足終究使我與同行潛伴敗陣，使我們浮上水面後一同等待船隻救援。一公里外的船是如此渺小，而看著我們的船長與其他成員，也費盡心力不讓從他們的眼裡失去行蹤。

在出發前兩天，我看著規劃好的行徑，持續張羅自行車遠征行李。隨著記事本上的清單一一備齊，那懸著的心也逐漸安定。頭兩天就決定更改計劃路線搭乘渡輪到姬路，從文化古蹟開始日本流浪之行。雖有耳聞近年高緯度國家猛烈熱浪的厲害，實際體會像是在烤箱裡面被均勻加熱。入夜時，在荒郊野外把輪胎弄壞，信心滿滿拿出我的補胎工具，結果他們馬上就給我一記教訓，補胎工具硬生生被弄斷、也把備胎刺破了，這時才知道原來不是清單上東西備齊就能萬事無虞。自此之後，入夜便是不斷查詢落腳地點確認中繼點、以及預估能力，帶著些許焦慮以及徬徨入睡，沿路景色讓人忘卻一切煩惱，抵達目的地則使我重新充滿信心，日復一日。

四國的主要目的，是拜訪當地的黑潮生物所研究站。抵達後，路途中的疲憊才一次性的爆發出來。因此在研究站想悠閒度日，心裡卻又擔心與當地研究者交流過少。後來發現我多慮了，站長的工作繁忙，而與我接洽的研究者在這裡卻又是如此的悠然自得，接受自己當下的步調！期間參與了同樣造訪當地的研究團隊，參與記錄當地珊瑚覆蓋的年度變化。也參與了舉辦給當地學生的海邊漫步活動，一起浮潛計算珊瑚覆蓋率。

週末一位研究站員工熱情邀請我到他們家中同住，丈夫是養殖漁業員工。家庭的睡眠時間很規律，晚上九點就準備就寢，為的是日復一日，在天未亮的清晨把飼料補滿。他邀請我去參觀他的養殖廠，經過他的一番解說，才知道我在水族館內看到的熱帶魚們，也在此停留過。

路途上最害怕的，當屬夏日多變的天氣，以及重大災害來襲的可能。出發前，手機上不斷出現的，是九州櫻島火山即將大規模爆發的消息，隨著我向南移動，線狀降水帶使九州連日豪雨，造成上千棟住宅受損。好在今日的氣象資訊發達，每日細心規劃路線終有回報，一路平安。意想不到的是，氣象使我畏懼火山，卻也引領我登上火山。高海拔的氣候變化無常，在前一個彎慌忙披上雨衣，下一個彎卻又變成無雨而陽光直射。我與路上重機騎士相視而笑，尷尬中帶一分喜悅，是不需語言的心領神會。翻越火山時，輪胎又開始鬧脾氣了，即使換了新內胎也止不住的漏氣，好在問題不嚴重。下山後尋得店家，維修過程我們相談甚歡，然而談到店內設施時他卻告訴我他們即將永久歇業。即使營業日即將告終，他依然拿出最好的態度服務每一位客人，令我由衷感激。



在沖繩探訪了沖繩西邊島嶼，慶良間諸島的水下珊瑚礁，是我生平見過最綺麗的珊瑚礁生態系，相對於慶良間，四國瀕臨崩解的珊瑚礁令人心碎。朋友問我說海洋是否是如此深不見底，你是否曾有畏懼？海洋即使讓令人畏懼，每當要入水時對於水下美景的期待依然讓我毫無猶豫。旅行結束後對未來的方向依然徬徨，但是志工活動依然會繼續參與，也會持續精進潛水技能。期望能與更多人分享水下之美，更希望能讓珊瑚存續更久，哪怕一天也好。

# 衷心感謝

## 企業及朋友給予流浪者計畫的贊助

智榮文教基金會  
何志仁、林芳慧  
曾玥綾、黃齡瑤、劉宛宜

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

因為有您的支持，讓臺灣的年輕文化創作者，有機會經由「流浪」豐富自己，擴大視野，進而豐富這個社會，注入源源活泉。

流浪者計畫捐款

服務專線 02-26298558 分機 2102

郵政劃撥

15240382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 請註明 流浪者計畫捐款

